

若干文言語氣詞源出上古時期的推測

李 達 良

引 言

一般講文言語法的書講到語氣詞時，都是就先秦以後語氣詞發展完成時期的材料，加以歸納，得出若干規律作為用法的指導。這只是平面的研究，忽畧了語氣詞在字源方面發展的情況。現在不揣固陋，企圖補充這方面的不足，試從甲、金文、《詩》、《書》時期的材料作為斷限，選了十一個比較重要的語氣詞，作一初步探討，考察一下這些詞在這時期的一般狀況和相互的關係。

至於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則以孫海波先生的《甲骨文編》、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釋》和容庚先生的《金文編》三書作依據。

也

甲骨和金文都沒有“也”字。《說文解字》說是：“女食也”，“畧借為語詞”。《尚書》不用“也”字，《詩經》却用得很多，在《蟋蟀》、《君子偕老》、《牆有茨》等詩裏所見的“也”字，已經很明顯是語氣詞了。現舉《牆有茨》一章為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在這章詩裏，“也”字用在句末，顯然是語氣詞。因為是詩歌的關係，咏嘆的意味很濃。我們不妨說“也”字用作語氣詞，最早見於《詩經》。

不過語氣詞的本質是描寫語氣，屬於標音性質的詞，雖則在書寫上沒有這字，也不能否定這聲音的存在。《尚書》雖然沒有“也”字，可是在《秦誓》裏有這麼一句話：

“若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

《禮記·大學篇》引作：“斷斷兮！無他伎”，“猗”字寫作“兮”，而《詩經·伐檀》：“河水清且漣，猗！”的“猗”字，石經殘碑也寫作“兮”字。考“猗”字在其他秦文獻則寫作“𠄎”字。例如：《詛楚文》：“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𠄎”，《秦銅權》：“其於久遠𠄎”，《石鼓文》：“汧𠄎沔沔”，《新鄭虎符》：“行𠄎”。不過，“𠄎”字又即“也”字。在《琅邪台石刻》，《廿六年詔版》等文獻正作：“其於久遠也”。最近出土的睡虎地秦竹簡《語書》：“是即明避主之明法𠄎”，“是即不勝任，不智𠄎”，“也”字都寫作“𠄎”。據此，可見“猗”、“兮”、“𠄎”、“也”四字，都在描寫同一聲音，在周秦人是同一聲音的異

寫字。在中古音裏：四字的讀音各別，“也”，羊者切，假攝，開口，三等，上聲，馬韻，以母；“兮”，胡鷄切，蟹攝，開口，四等，平聲，齊韻，曉母；“猗”，於離切，止攝，開口，三等，平聲，支韻，影母；“𦉳”字於其切，其他各項則與“猗”字相同。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把“也”收入古韻十七部，“兮”在十五部，“𦉳”和“猗”在十六部。古音分在三部，可見這四字的古讀音不盡相同，不過“影”、“以”、“曉”母都是喉音，地域方音的不同，做成讀音的分化，不是沒有可能的。無論怎樣，從上述材料最少可以看到的現象就是：“也”字這一語氣詞，在晚周以前，用法，寫法和讀音，都不十分穩定。

此外，《說文解字》有“𦉳”字，定義是：“擊中聲也”，又“病聲也”。還保存了描寫聲音的原意。大概由於秦人借了“也”字來代替“𦉳”字，而“也”字從此固定了下來。

邪(耶)

在甲骨和金文裏，找不到“邪”(耶)字。《說文解字》收的“邪”字是指琅琊郡。《尚書》出現兩次，都是作“邪曲”講的，不是語氣詞。

考《墨子》、《莊子》等書的疑問語氣詞，用“邪”字，不用“歟”字。那麼，“邪”字用爲語氣詞是《詩》、《書》以後才出現的。馬建忠認爲：“邪字在《四書》、《左傳》不多見，自《語》、《策》諸子始用之。邪係楚音，此戰國時南學北漸之證”(《馬氏文通》中華書局版下冊472頁)。馬氏之說，很有見地。“耶”和“也”雙聲，同屬以母；“也”在馬韻，“耶”在麻韻，“馬”、“麻”同屬古韻十七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從音韻學的角度看，“也”和“邪”極可能是同一聲音，由於方言的分歧亦可能由於肯定與疑問作用的區別而分化出兩個語氣詞。《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耶”者，未定之詞……《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耶？非耶？’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爲也字，亦爲誤矣”。據此，顏之推時代，北人還是“也”“耶”同音的。

矣

甲骨和金文都不見“矣”字。《尚書》出現七次：

逖矣！西土之人。(《牧誓》)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立政》)

拜手稽首后矣。(同上)

茲惟后矣。(同上)

嗚呼！孺子王矣。(同上)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同上)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同上)

在上列七例裏，“矣”字明顯地用作語氣詞。可見在尚書時代，“矣”字已經是語氣詞。

已

甲骨和金文都有十二支的“已”字，但沒有用作已然之“已”字。《尚書》凡十一見，

有用於句首作發端歎詞的，也有用在句末作語氣詞的，現舉三例：

已！予惟小子。（大誥）

已！汝惟小子。（康誥）

公定予往已。（洛誥）

用於句首的是歎詞，“噫”是它的後起字。張世祿先生《古代漢語》認為“語氣詞是由嘆詞發展變化而來”，由上述的例看來，他的推論很有見地。第三例“已”字用在句末，顯然是語氣詞了。“已”和“矣”同見於《尚書》，用在句末的時候，同是語終之辭，在意義上看不出有甚麼不同；在音韻上二字同韻同攝，相信在此時期，還是同音同義的異寫字。至於語氣上的長短分別，則是發生在這時期以後的事。

耳

甲骨文和金文都有“耳”字，《尚書》用了六次，但均作“耳目”，“鼎耳”等實字用。《說文解字》解作：“主聽也”，仍然是實字。到《論語》、《管子》、《孟子》、《呂氏春秋》等書才大量地用作語氣詞。那麼，“耳”字用作語氣詞是《詩》、《書》時期以後才發生的。顧亭林《日知錄》認為“耳”是“而已”的合音字。從音理上看，這話是可信的。

與（歟）

甲骨文和金文都有“與”字，但沒有用作語氣詞。《說文解字》說是“黨與”的“與”。《尚書》用了二十五次，均用作“與及”的“與”。《詩經》則用為語氣詞：

猗與！漆沮。（潛）

猗與！那與！（那）

以上的例，讚嘆的意味很濃，但不妨說是“與”字用作語氣詞的濫觴。《詩經》以後《論語》、《左傳》、《孟子》等書用得很多。“與”字發展成為疑問語氣詞，是《詩經》時代以後的事。

乎

甲骨文和金文都有“乎”字。現舉三例：

丁未卜，大邑咸戊𠄎戊乎（《殷契粹篇》425）

王乎史𠄎册命頌（頌鼎）

王乎善夫馭召大以率友入𠄎（大鼎）

管燮初先生在《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一書裏，採用郭沫若先生之說，認為“乎”字在卜辭裏已經是疑問語氣詞。（第一例），但覆按原書，該片甲骨却是碎片，只存半截，“乎”字在該片骨裏，是否同屬一條卜辭，很難斷定。而且除了這一條之外，也找不

到第二個例，其他可見的卜辭，“乎”字沒有用於句末的。一般的用法是動詞，用作“詔呼”的“呼”字。金文的用法亦同（見二、三兩例），沒有用作句末語氣詞的。由於有疑問，又屬孤證，所以郭氏之說，很難成立。王了一先生在《漢語史稿》有：“西周以前，漢語可能沒有語氣詞”的推論，我以為比較切實。

“乎”字在《尚書》出現了六次，其中兩次見於僞古文的《五子之歌》，現舉其餘四例：

- 麗頌可乎？（《堯典》）
- 何憂乎驩兜？（《皋陶謨》）
- 何遷乎有苗？（同上）
-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同上）

從這四個例看來，“乎”字在《尚書》裏，顯然用作語氣詞了。

夫

甲骨和金文都有“夫”字，但都作實字用，和《說文解字》所下的定義“丈夫也”完全相合。《尚書》用了二十七次，均作“大夫”、“嗇夫”、“夫人”等實詞，沒有用作語氣詞的。用作句末語氣詞最早見於《論語》，例如：“唯我與爾有是夫”，“逝者如斯夫”，很可能是在尚書時期以後出現的字。

哉

甲骨和金文都有“哉”字。甲骨文用作“災害”的“災”字。金文則有兩種用法，一種用作初始之義，如：“哉生明”，“哉生魄”等；另一用法則為語氣詞：

王曰：師詢哀哉！今日天降畏降喪。（師詢罍）

哀哉！用天降亦喪四國。（禹鼎）

《尚書》出現了一一七次。現舉四例：

同寅協恭和衷哉！（《皋陶謨》）

其爾衆士懋戒哉！（《胤征》）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康誥》）

鰥寡哀哉！（《大誥》）

從上面的例看，“哉”字用為語氣詞，從金文、《尚書》時代已經開始了。《說文解字》有“戕”和“哉”兩字，前者的定義是：“傷也”，保留了甲骨以來的古義；後者的定義是：“言之閒也”，是《尚書》、金文以來用作句末語氣詞的意義。

焉

在甲骨文和金文裏，找不到“焉”字。《說文解字》說是“鳥黃色，出於江淮間”。《尚書》用了四次，現舉二例：

不愆于六步七步及止齊焉。（《牧誓》）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及止齊焉。（同上）

從以上二例看，“焉”字尚書時代已明顯地用作句末語氣詞了。

者

甲骨文“口舌”的“舌”字，往往隸定作“者”字形。可以說甲骨文不見“者”字。金文“者”字用作“諸”字或“都”字，不作語氣詞用。《尚書》出現六次，三次見於僞古文，現舉其餘三例：

先時者殺無赦。（《胤征》）

不及時者殺無赦。（同上）

五者來備。（《洪範》）

從這三例看，“者”字確然是語氣詞。據此，“者”字用作語氣詞是在尚書時代。說文解字的定義是：“別事之辭也”，正是《尚書》以來的意義。

結語

從上面的考察，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三點：

- （一）在這時期，語氣詞的數量比較少。在所舉十一字中，沒有“耶”、“耳”、“夫”三字。
- （二）用法比較簡單，詞性、字形和字音都不大穩定。
- （三）很多詞有分化現象，尚在發展階段。

古漢語語氣詞的發展成熟，應該是在甲、金文，《詩》、《書》時代以後，隨着晚周兩漢羣經諸子的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的長足進展，逐漸完成。這從後世研究語法現象的書，由《助字辨畧》、《經傳釋詞》等等以至第一本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國語法的《馬氏文通》，其材料範圍都以這時期的文獻為主，間接說明了這一事實。此後，文章家的刻意摹倣前人，如唐宋人以周秦人為模範，明清人的摹擬唐宋人，造成了古漢語的凝固性，而語氣詞也隨着凝固下來了。